新文明观视野下的博物馆

张颖岚 黄心馨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成立80周年之际，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被设定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Museums Uniting a Divided World），正如国家文物局的通知中所指出，这一主题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事实上，在面对全球文化、社会和地缘政治等出现分歧与隔阂的挑战时，博物馆作为联结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桥梁，在开展博物馆的收藏研究、阐释展示与教育传播，促进各文明间相互理解与包容的过程中，秉持怎样的文明观不仅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博物馆的未来。

所谓文明观，是指思考人类文明若干基本问题、看待世界上不同文明的总体观点和态度。文明观决定了人们如何处理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等宏观命题的思考。关于文明观的讨论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以什么样的文明观对待不同文明，事关人类社会进步，事关世界和平发展。”当前，一些诸如“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之类的陈旧观点早已被现代社会所反思与批判，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孕育形成的文明观正在焕发出愈来愈旺盛的生命力。中国倡导的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为核心原则的新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将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使世界走向更好的未来。

基于新文明观的视野，结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我们再重新审视国际博协2022年版“博物馆”新定义，会发现其中有若干表述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正如笔者《在多元与融合中寻求共识——国际博协“博物馆”新定义研读有感》（《中国文物报》2022年9月20日）一文中所述，新定义的亮点就是在“怎么做”“有什么价值与意义”等方面的新发展，也就是博物馆的“价值”和所提供的“体验”。在“价值”方面，主要包括“可及性”“包容性”“多样性”“可持续性”等，反映了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大多数博物馆界同仁所关注与思考的内容，在“体验”方面，新定义在2007版基础上，增加了“反思/思考”和“知识共享”等。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博协所倡议的博物馆新理念与新文明观有若干契合之处，以下从四个维度谈一谈新文明观视野下博物馆如何成为“联结世界的桥梁”。

以博物馆的可及促进文明平等

博物馆的可及性是国际博协在新定义中明确强调的重要特性。对可及性的践行，既是当代博物馆对“文明交流的使者”这一具体社会角色的担当，也为促进“文明平等”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实践路径。所谓文明平等，意味着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个体与群体，在博物馆中都应当拥有在物理上可接近、在心理上可接纳、在知识上可获取、在背景上可认同的平等机会。其中，前两者是博物馆可及性的最基础维度，博物馆既要消除物理空间、展陈设施等方面的有形障碍，让不同群体能够无障碍地进入博物馆场域，也要主动打破馆舍空间的物理局限，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让更多更好的优质文化资源走近每一位公众，让博物馆的文化资源成为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产品。至于知识上可获取、背景上可认同，则指向更广阔的文化平等维度，体现了博物馆在展示传播世界上不同文明形态时的“不偏不倚、不抑不扬”，让不同文明都能以平等的姿态被展示、被认知、被了解。就可及性而言，博物馆要自觉摒弃“文明优劣论”等的干扰，审视纠偏在博物馆收藏研究、阐释传播等方面可能存在的狭隘立场，用展现不同文明的特色来传递文明平等的理念，用平等的态度给予不同类型和发展阶段的文明应有的尊重。

以博物馆的多元体现文明互鉴

文明互鉴的前提是文明的多元共存。博物馆在收藏、研究、阐释等方面的多元化属性，使其天然成为守护与展示人类多元文化面貌、推动文明间交流互鉴的文化场域与社会空间。针对博物馆的收藏而言，我们就不能单纯以器物的审美意向、价值高低等作为主要衡量标准，还可以从展现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多维度这样的理念，将实证不同文明形态及其生存环境，具有自然、社会、文化等多重价值的物证材料都纳入博物馆的收藏范畴。对于博物馆的研究而言，则可以将关怀的触角延伸至更广泛的集体记忆主体，让博物馆的研究过程也成为一个倾听多元声音的过程，通过消弭阶层、地域与族群等的界限，使博物馆成为跨越不同文明、联结彼此情感世界的桥梁。对于博物馆的阐释展示来说，则可以通过展览的策划使观众与展品在展览所构建的文化空间中感受人类文明的异彩纷呈，感知不同文明的智慧与底蕴，理解文明的多样性与独特性，从而以包容之心体悟各美其美的新文明观。

以博物馆的体验激发文明对话

博物馆是承载文明记忆的空间，博物馆带给观众的丰富文化体验是打破文明隔阂、激发深度文明对话的重要纽带。博物馆可以依托馆内包罗万象的藏品资源和研究成果，通过陈列展示、讲解体验等形式给予观众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也可以通过再造历史语境与文化现场，为公众提供一个直面他者、审视自我的文明对话空间。以博物馆的文化体验为媒介，能让文明对话更具温度、更接地气，让观众在近距离的观展与具身感知中既真切地感受到文明之间的对话，也沉浸式地体会到文明交融中的美美与共。如今的博物馆早已跳出静态陈列模式，博物馆与数字技术的结合，通过云端传播、线上体验、沉浸互动、场景活化，以情景化、交互式方式呈现出不同文明的独特魅力，以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使文明对话呈现出更为生动、鲜活的面貌，也提升了观众的参与感、互动感，让公众成为文明对话的参与者与意义的共创者，让多元声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视域下交汇共鸣。

以博物馆的伦理倡导文明包容

众所周知，在国外早期博物馆的收藏过程中，一些藏品来源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也往往成为近年来不同国家和地区博物馆之间争议的热点。因此，国际博协所倡导的“博物馆以专业、道德（符合伦理）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理念，对于促进文明包容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将伦理观念引入博物馆的工作领域，可以让博物馆界直面与正视问题，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更符合道德规范与伦理界限的工作原则。我们可以观察到，法国国民议会于2026年4月全票通过了旨在简化殖民时期掠夺文物归还流程的立法草案，这不仅标志着法国在文物返还领域从“一事一议”转向制度化追索，而且也代表了博物馆伦理在促进文明包容中所发挥的作用。除此之外，博物馆在阐释、展示与文化传播过程中，以什么样的立场来解读展品信息，也会因主观视角的不同而出现很多分歧。所以，在博物馆的藏品收藏、展览策划中，要客观呈现不同文明，让各类文明都能得到公正展示与理性解读；在博物馆的文化传播中，要向公众传递向善的价值理念，引导人们尊重多元文化、理解文明差异，以伦理道德涵养包容之心。

综上所述，从博物馆的可及性到多元性，从文化体验到伦理思辨，新文明观视野下的博物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将会成为跨越时空与文化、“联结世界的桥梁”。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上接6版）

博物馆的善意还来自对文化多样性的平等对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规定，文化“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也“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并明确提出，要以互利的方式为各种文化的繁荣发展和自由互动创造条件，鼓励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促进相互尊重与和平文化的建设。我们看到各国不同的博物馆在保存文化多样性上做出的有益尝试，在促进文明对话，相互欣赏认同方面的不懈努力。博物馆已经成为展示文化多样性最重要的平台。

成就美好世界：博物馆的力量

无论博物馆的定义如何变化，也无论博物馆的类别与数量如何扩张，博物馆作为非营利的、公益性的信托机构的根本属性是不变的。这就像一个坚实的底座，托起了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也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博物馆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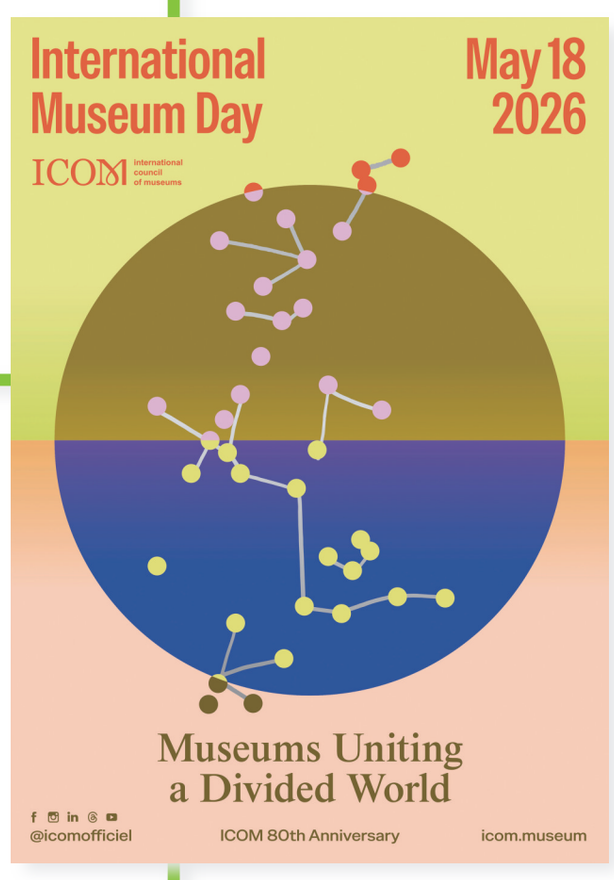
博物馆“真”的表达，是人类在追求生存中求真的智慧，成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基石。博物馆“善”的本质，契合着人类向善的本心，回望博物馆的展品，皆是人类对美好的期许和对和平的渴望。这种“真”与“善”消解了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隔阂，形成了文明视野的多样性、包容性与全球化，从而彰显着“文化平权”的理念，使博物馆成为值得信赖的公共文化空间，为成就美好世界，贡献着自身的一份力量。

行走在博物馆间，我们惊叹于它呈现出来的五花八门，丰富多彩。那琳琅满目，风情各异的展品记录着不同民族的成长史，各种文明的兴衰史，延续着人类的生命历程，连接起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不同语言，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志趣的参观者走进博物馆，或驻足凝思，或流连赞叹，即便是走马观花，也完成了一次历史与现在的交互，相看两不厌。正是因为博物馆收藏了人类这种共通的，共融的本质，并且铸成它的底色，让复杂的博物馆现象归结为简单的实质，它就是博物馆，它只是博物馆。

博物馆里展出一件残缺的白瓷碗，细致的工匠依据轮廓弧度将它补修完整。它洁白、莹润、规整，特别是呈色稍有差异的修补处，表达着现代人对它的情感，这就是博物馆的真善美所构建的联结世界的桥梁。博物馆作为桥梁的意义就在于，当你不了解它的现在，就去看看它的过去。

门外，就是活色生香的现实生活……

（作者单位：山西博物院）



乡村博物馆：联结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桥梁

徐玲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之际，国际博物馆日主题设定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该主题强调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时代，如何通过对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阐释和传播，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理解和包容，进而减少不平等，包括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实现文化权益上的平等，进而为世界联结做出博物馆的独特贡献。

长期以来博物馆界更多关注国际上的博物馆的不平等及交流互鉴议题，相对忽略国内博物馆建设的不均衡性和公共文化服务不平等问题，尤其是对城乡博物馆文化服务的不均等现象关注不够。城市和乡村社会基本结构不同，两者之间的不均衡几成常态。这也是博物馆文化城乡不均衡现象长期被忽略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乡村遗产同样是国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纳入统一的保护、研究和阐释使用范畴。如果任由乡村作为城市主导叙事下的“他者”，这无疑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自我放逐。通过乡村博物馆视角，讨论我国乡村与城市间这种或隐或显的文化不平等现象，应是对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的一种积极回应。

相比而言，国家对乡村发展文化战略的规划开始较早。21世纪初，国家政策层面就开始高度重视乡村秩序的重建。2005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历史任务，2008年发布文件明确要求加强农村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2013年配合“美丽中国”行动提出“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2015年正式颁布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指南》的国家标准，提出了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把乡风文明和谐作为“美丽乡村”的内在文化基因。从公共文化服务层面升级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传统村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和传播等。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再次提出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化，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建设任务。博物馆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机构，无论是服务于国家战略新需求，还是践行行业社会价值，积极参与美丽乡村乡风文明建设正当时。换言之，乡村振兴依然是国家未来发展重要部署的当下，博物馆不应该缺席。

区域发展条件的不均衡，加上有着天然城市属性的博物馆，长期受制于成熟的城市博物馆建馆模式，如偏重文物的集中存放、研究，以及建筑内陈列展览等，使博物馆长期游离在广大乡村之外。在当下博物馆如何转向乡村、适应乡村生活模式，进而落地乡村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文化支撑力，是一个仍需讨论的议题。

博物馆独特的文化记忆功能，自19世纪晚期以来是应对现代性对传统的侵蚀的有效手段。博物馆关注乡村事务，尝试留住乡愁的实践最早发生在北欧地区。19世纪末瑞典私人收藏家建成的斯堪森博物馆，就是为了留住乡村记忆而建的博物馆。创建者大规模购买北欧地区留存的17、18世纪农舍、池塘、羊圈等，并将之搬迁安置到斯德哥尔摩湖边的一个小山丘上，通过工作人员模仿田野耕作生活方式，保留了北欧人特有的“乡愁”。该博物馆开启了户外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多元模式。尤其是生态博物馆早期多以乡村博物馆形式建设。此后几个世纪内乡村博物馆成为欧美博物馆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

我国博物馆前辈对博物馆文化下沉乡村问题实践性思考开端在民国时期。如杨钟健先生20世纪30年代就注意到了乡土博物馆与传统方志文化的继承关系，倡导在广大乡村建方志型陈列馆，为乡村留存更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实际上，传统的方志文化是广大乡村传统文化保留下来的主要途径，建在乡村的百年祠堂、土地庙、山神庙、祖师庙、关公庙，百年村落等均是传统农耕文化的活载体，还包括留存在乡村的农业灌溉遗存、考古遗址、民俗场所和民俗文化等。20世纪50年代“三性二务”论下，国家在博物馆建设行政规划中开始积极推行博物馆文化下沉农村，提出“村村建博物馆”的目标。这是我国乡村首次大规模接触博物馆的一个开端。

20世纪80年代博物馆进入新一轮发展时期，乡村博物馆观念淡化，行政规划时更多关注到县级博物馆的建设问题。此时期囿于资金、藏品及人才等，作为行政层级最低的县级博物馆发展未能尽如人意。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乡村博物馆借生态博物馆实践重启，但是多集中于少数民族村落。受制于交通条件和城市博物馆建设模式，原本可以建的乡村博物馆，往往成为被城市博物馆取走可移动文物后，只留下空遗址。久而久之，可移动文物集中在城市博物馆中，原本文物发现地的广大乡村成为文物沙漠。

回到乡村振兴问题上，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给乡村生活带来极大冲击，但是城乡差异仍然相当明显。随着国家对乡村经济建设的大力支持，改变了原本乡村物资匮乏的面貌，但乡村与城市在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上仍然存在巨大差异。贺雪峰调研发现，目前乡村存在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基本价值的失准，是文化的失调”（贺雪峰：《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东方出版社2019年）。换言之，乡村发展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物质性的缺乏，而是乡村居民文化权益如何满足的问题。作为我国农耕文明主要保留地的广大乡村，有着近5亿的常住人口，至今相当程度上保留着农耕文化的遗存和风俗，耕种、采摘、渔业及简单手工业等生产生活方式。物质丰富后，如何缓解消费主义对广大乡村居民的观念侵蚀，提高乡村生活的文化品质，被列入国家对乡村建设的规划蓝图中。乡村博物馆无疑就是“疗愈”乡村“文化失调”的良药。

实践中，如何建设乡村博物馆，又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要一环。中国式现代化包括乡村人的现代化，而文化的滋养是人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乡村博物馆不仅可以预防乡村文化记忆断链，还可以通过博物馆——一种高规格的文化形式，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凝聚人心，减少城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使之能回归传统的乡土社会，传播传统邻里互助互利的温情。

与此同时，乡村的文化和生活进入博物馆空间后，又为传统乡土文化找到一个温馨的精神故园，让乡村居民通过博物馆这个时光机重返美好的记忆之地，获得心理疗愈。乡村博物馆打破原有行政化建博物馆的传统，走出城市，因地制宜在乡村原址原点上建小型博物馆，发挥公共文化结构布局均等化之功效。

乡村博物馆建设促使博物馆走出文化资源高度集中城市的传统布局，让公共福利惠及更多的乡村居民，让那些不在城市或没有条件到城市的人也可以在家门口看到真正的博物馆，而非流动展览。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规划的“村村建博物馆”目标暗含国家文化下沉乡村的战略布局。

当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下，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的乡村，为保留乡村记忆，理应建设博物馆这种最具传播性的公共文化机构。资金来源上，应突破政府出资的传统模式，鼓励社会资金进入乡村博物馆。让博物馆真正成为未来国家建设中“促进不同地区”文化遗产保护、阐释和传播的阵地。增加乡村社会居民的在地幸福感和文化获得感。

乡村博物馆作为特殊的接触地带，是联结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桥梁。属性上，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博物馆，乡村博物馆不属于行政区划式的博物馆，是在乡村地域自然生长起来的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类似，服务于乡村社会，发挥守护千年农耕文明的传统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之功效。作为文化遗产高等级保护的一种形式，乡村博物馆建设是保护传承传统文化，增强乡村居民文化自信，提升乡村居民文化素质，并增强其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有效手段。

当下对广大乡村社会而言，博物馆既老且新。老的是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发生到成熟已走过了几个世纪。但博物馆如何以新的形态融入乡村生活中，却是当下急需考量的时代新命题。优先必须考虑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公共文化均等化问题。

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手段，积极参与乡村空间的生产与重塑，为乡村保留集体记忆，不是一种可选择的问题，而是打破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不平等的必修课。乡村的名镇名村、古村落、古庙宇建筑、农业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所承载的乡族、地方记忆是乡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乡村独有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传统习俗等同样是宝贵的乡村社会集体记忆。冯骥才先生曾说：“乡村的露天博物馆，是把散落乡野的零散又珍贵的民居收集起来，集中保护与展示，它的意义是将最难保存的人类遗产——历史民居及生活细节保存下来。”而当下博物馆走进乡村，不仅可以架起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文化桥梁，促进城乡文化均等，而且可以通过博物馆促进传统文化和现代建设相融合，在让更多优质文化惠及广大乡村的同时，保护传承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

本版责编：崔 波 王龙霄 甘婷婷 版式设计：焦九菊